

七音

玲珑

七窍不通，五识不辨，
二百年來，不老不死，
非仙非妖，是为七盲。

一寺，四僧
六界，八苦

有时候，
我们逃得过世俗的惩罚，
却逃不出心的牢笼。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七音

Q I M A N G

玲瓏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盲 / 玲珑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218-12552-7

I. ①七… II. ①玲…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5125 号

QI MANG

七盲

玲珑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特约编辑: 尹佳月

责任编辑: 钱飞遥

文字编辑: 张颖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50 千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目 录

一、聚散	001
二、往何处去	012
三、往昔	021
四、画中旧事	030
五、儿女情长	046
六、不舍	059
七、花开富贵	074
八、哪有来客	086
九、活着	099
十、相思如意	109
十一、少年非关	124
十二、故人之难	139



十三、初见人世

151

十四、百态难言

167

十五、山中一醉

178

十六、谁的错

193

十七、自欺欺人

204

十八、病事

216

十九、笑谈引疑

226

二十、救人

239

二十一、迷失

249

二十二、人心之锢

262

二十三、父子

272

二十四、长梦难醒

283

二十五、路漫漫

297

凉风，满月，佛前静谧。

“师父！”七岁的富贵怀抱一虎纹小猫，眼眸漆黑。

“哪里来的老虎？”七盲横卧榻前，醉眼蒙眬。

七盲好酒，引灯大师撞见几次，不过双手合十道一句“凡事有度”，便再不多言。

自此之后，七盲每逢初一十五便要大醉一场，其余时间滴酒不沾，富贵问他为何，他只道：“我七窍皆盲，若不醉上一场，怎知人世疾苦？不知人世疾苦，如何度人？”

“是猫，师父。”富贵略略松开胳膊，小猫蹿出，落于脚旁一蒲团上，软软卧下，黑眸微阖。

再看富贵，一身的树叶草根，僧衣上尽是点点泥土。

“你个出家人捉猫做什么？”七盲抬手拉过富贵，左右看了看，随手拿起戒尺轻敲其头顶。

“你给我起了个狗名，我只能抓一只猫来陪我。”富贵缩了缩脖子，终是不敢躲开。

“心无所缺是为富，人所归仰是为贵，让你好好念经，你却一心一眼尽是俗世繁华！”七盲看了眼卧在蒲团上一脸安然的虎纹猫，转头又醉了过去。

“我在桥下捉你的时候，你死活不肯，现在反倒睡得惬意。用方丈的话说，这叫作‘和我佛有缘’，你懂吗？”富贵摸了摸虎纹猫，肉团一般的小脸尽是兴奋。关于名字，他问过许多次，师父总是随口胡诌，这一次虽未必是真的，但总算带了些禅意。

虎纹猫整日卧在僧房内的蒲团上，从不入大殿，也甚少吵闹。富贵每日来陪它玩耍，大多都是他诵经，猫睡觉。

天长日久，七盲醉酒之时，便要赏猫儿一盅，富贵不敢破戒，只得在门口轻捻佛珠，默诵经文。

七盲大醉，猫儿小醉，富贵诵经。

七盲唱和微笑，疯言疯语，猫儿七扭八拐，走路撞墙，富贵诵经。

七盲鼾声震耳，猫儿呼噜连连，富贵诵经。

如此这般，十年已逝。

引灯大师须发皆白，七盲已是酒量倍增，富贵的团脸也有了棱

角，一副少年模样，虎纹猫再卧下时，已然和蒲团差不多大小。八苦寺里的香火却还是老样子，天灾时旺，好年景便差；世人遇到难事时旺，平安时便差；众人有所求时旺，心无所欲时便差。世间寺庙，大抵如此。

“师父，聚散整日里睡觉，它是不是病了？”引灯大师为虎纹猫起了名字，唤作聚散，红尘之苦，唯聚散不休。

“是吧。”七盲抄经的笔没有停，头也不曾抬起。

“可它自小便是这样睡的。”富贵又道。

“你怎知它不是自小有病？”七盲抬头轻扫了聚散一眼，低头抄经。

富贵语塞。

聚散轻叫几声，出了僧舍。

“师父，懒荷塘的荷花今年开得特别好。”富贵经诵一半，突然抬头道。

七盲抬眼看了看富贵，又闭了上。

“师父……”富贵欲再开口却被七盲打了断。

“隆冬腊月，哪里来的荷花？”七盲问。

“眼前所见，耳中所闻，心中所想，观自在，如是观。”富贵答。

“白菜吃腻了？”七盲叹气。

“没，只是想吃莲子粥了。”富贵颌首。

“既然你看见了荷花，就去挖些藕来，用蜜渍了给为师下酒也好，晚间要是弄不来，就罚你扫一个月后院儿。”七盲起身整了整僧衣，推门而去，一阵西北风挤进门来，吹得富贵打了个冷战。

富贵苦着脸偷眼去瞧方丈，引灯大师静坐不言，脸上挂着一抹谜

之微笑。富贵的脸更苦，勉强诵完经文，便下山去了镇北。

3

无名桥上一僧一猫，懒荷塘里枯叶连连，积雪轻覆。

“聚散，你说，这时候还会有藕吗？”富贵挠头。

聚散径自甩着尾巴四下闲逛。

“聚散，你说，四婶儿家会有藕卖吗？”富贵还是挠头，四婶儿是镇里的菜农。

聚散已甩着尾巴下了石桥。

“聚散，你说……聚散？聚散你去哪儿？”富贵眼见聚散消失在桥下，一路追去，却连脚印都寻不到了。

富贵踏遍了懒荷塘畔，苦寻无果，只得反身回八苦寺。

“小师父，买藕吗？”翠峦山脚下，一豆蔻少女，笑意嫣然地立于路旁，臂弯挎一竹篮，竹篮上覆厚被，被里竟是几节鲜藕。

“女施主为何在隆冬季节还能觅得鲜藕？”富贵惊诧。

“四方林中雾沼池旁有一荷塘，雾沼泉水终年温热，塘中莲藕四季不断。”少女肌肤如玉，两腮一团嫣红，煞是惹人。

“难怪，难怪，小僧还不曾入过四方林，也未见过那荷塘。敢问女施主，这藕可是要卖？”富贵喜出望外。

“我和你有缘，这藕送你。”少女塞了竹篮在富贵怀里。

“不可不可……”富贵推辞。

“那就40个铜板吧。”少女朗笑。

“这……未免太贵了些……”这样的藕在盛夏时节不过5个铜板，富贵面露难色，他身上倒是的确有40个铜板，可这已是他全部家当。

“你个小和尚怎么如此世故？我不要钱不行，我要钱也不行，你这些年的经都白诵了不成？整日和这俗世一般模样，有什么意思？”少女傲然转身欲走。

富贵连忙掏出钱袋，悉数给了少女，换过那一篮莲藕，疾步回山，羞愧难当。

“方丈，师父，聚散丢了，藕买来了。”富贵进门便大声呼喊。

七盲正在扫院，方丈在正殿准备年前的法事，无人理他。

迎接富贵的，只有一只猫，甩着尾巴晃悠在僧舍门前。

“聚散！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富贵惊奇。

聚散轻叫几声，又甩着尾巴走了。

4

盛夏，风热，日照如炙。

“师父，天真热。”富贵摇着蒲扇，靠墙而坐。

“心静自然凉。”七盲仰望佛像，手捻佛珠。

“师父，如何心静？”富贵问。

“定则静。”富贵循着七盲眼看的方向望去，正是佛祖脚下的莲花座，跟着看了一会儿，汗还是止不住。

“师父，不行，还是热。”富贵扇子摇得更猛。

“你面壁吧。”七盲扭头看了一眼富贵道。

“热也要罚我面壁？”富贵挠头。

“你背壁而坐眼望繁华，如何心静？”七盲继续眼望佛祖，手捻念珠。

“我明白了，师父！你是说，修到深处，四方皆壁，无处不定。我修为不够，所以需要面壁修习。”富贵豁然，转身面壁而坐。

“嗯。”七盲应声，随手收起念珠，起身整衣。

听得衣袂之声，富贵开口问：“师父，你去哪儿？”

“天热，冲凉！”七盲踱步而出，门外聚散趴卧阴凉处，轻声叫唤，仿若人笑。

今年大旱，时疫四起，求神拜佛者骤增，八苦寺内整日法事不断，一求风调雨顺普度人间，二求亡者超度再世为人。

“师父，人为什么要超度？”富贵望着寺内鼎盛，心却难宁。

“莫问……”七盲摇头叹息。

“我知道，为了再世为人。”富贵自问自答。

“记得才是世间最大的罪。”七盲再叹，眼底竟然含了泪。

“师父？”富贵不解。

“爱恨别离欲难求，富贵钱财无所留，待得再世为人时，一世忘来一世忧。可忘得再多，终有记起时。”七盲眼底的泪已落下，在僧衣上晕出深色的花，七盲一年醉二十四次，不曾哭过。

“不能不记吗？”富贵心底涌起阵阵悲凉，被记忆冲破脑子的人们除了无限痛苦，还会如何？他不敢想，人世即地狱。

“不能，凡事有限，其期不可追。”七盲闭眼静坐，再不言语。

聚散自廊下走出，伸了个懒腰，摇着尾巴出了山门。

镇东不留亭里来了一女大夫，貌美如花，双十年华，终日坐诊于此，施药治病，竟也治好了不少的人。清远镇长率民众前来，迎大夫往镇中坐诊，愿她长居清远镇，悬壶济世。

百般推托不过，大夫便搬去了镇中新修的药馆，入馆前对众人言：待时疫渐灭她必远行。镇长曰诺，绝不强留。

一月有余，时疫渐弱，大夫常见疲惫之色，至病人渐少时便闭店休息，药馆门口常有镇民送来的鲜果时蔬。

立冬之后，时疫已灭，药馆问医之人日渐稀少，大夫也整日不见踪影，偶尔临近入夜才开门。天长日久，不免传出流言，大夫非人非鬼，乃妖精幻化，借替人医病之际，吸人精气，曾有打更人见她于夜半上山，身形渐小，转而不见，必是入山修炼之精怪。更有人言，何曾见过大夫这般貌美，必是妖异无疑。

流言如瘴气，霎时遍野，伤人心肺。

药馆再没开过门，时疫不再，又有人言，若不是妖精作怪，这时疫许是早就好了。

八苦寺一时鼎盛的香火也清冷了下来，日子又若往昔，独聚散仍旧整日趴在廊下，只是除去不肯入大殿之外又添一毛病——再不出山门，连懒荷塘里的鱼都不去捕了。

富贵每日诵经的地方从大殿搬到了廊下。

七盲的酒还是照旧，只是酒量愈好，已不常醉，疯言疯语也少了许多。

“师父，方才大殿有一妇人痛哭不已。”富贵伸手去偷七盲抄过的经书。方丈有命，每日抄完一本经书，才可就寝。偏偏最近来寺中求经书的人多，供不应求，改成了每日三本。富贵除去早晚课和做杂活，往往要抄到凌晨。

“她的丈夫死了。”七盲一巴掌按住经书。

“哦，大殿上还有一位小哥，喜不自胜地捐了十几枚香火钱。”富贵收回手继续抄自己的。

“他刚刚当爹。”七盲饮了口茶道。

“人间悲喜，红尘纷繁，世事无常啊，师父。”富贵拉着蒲团往七盲摆放抄毕经书的地方蹭了蹭。

“你想说什么？”七盲抬眼。

“师父，生又何尝生？死又何曾死？生死不过一个界限，生生死死，呼吸间便是生死之循环往复，其期之短，缘何悲喜？”富贵佯作认真模样，手却又悄悄伸出。

“入红尘，观万象，自有悲喜，若人人都看得透，还要我佛做什么？这经书又该给谁看？”七盲端茶的手恰如其分地一抖，整杯茶洒在了富贵抄了一大半的经上。

僧房传出一声惨叫，惊得廊下的聚散都是一抖。

“师父……”富贵欲哭无泪，他不该存着偷师父经书的心。

“出得了红尘万象，躲不过世事无常，三本经书写不完，你便知何为其期之短，缘何悲喜了！”七盲收起抄好的三本经书，径自送去了大殿，徒留富贵一人捶榻懊恼。

聚散侧卧门外，瞪着经书，轻声叫唤，如人无奈叹气一般，转身睡去。

蜡梅开，云遮月，雷声隐。

“师父，冬日里怎么会有如此惊雷？”富贵欲要关窗，却被七盲止住了。

“渡劫。”七盲拉过富贵，令其跪坐佛前。

“那为何劈在寺顶？”富贵被院里的一个雷震得浑身一抖。

“寺内有佛祖。”七盲自佛龕后拿出一瓶酒，举杯坐在窗前。

“雷为何劈佛祖？”富贵扭头问。

“你为何跪我的酒？”七盲反问。

“我跪的是佛祖，酒只是恰巧在佛龕后。”富贵跪于佛前，摇头回道。

“你既明白，为何还问？”七盲举起戒尺狠敲富贵。

“师父，那恰巧躲在佛祖背后渡劫的可是聚散？”富贵沉吟良久，开口又问。

七盲不语，举杯而尽，酒香凛冽，天雷阵阵。

七岁那年，富贵下山替方丈送菜钱给四婶，沿路跑去了懒荷塘摘莲蓬戏耍，不想竟见一只虎纹小猫伏于荷叶之上，浮于塘中，黑眸闪闪，眼神犀利。

一尾锦鲤跃出水面，小猫飞扑，快如闪电，嘴中衔鱼，踏荷叶而归，一路蹿上岸来，浑身毛皮滴水未沾。

富贵年幼，却也觉出此事违常，竭力捉了猫儿，带回八苦寺。日复一日，平安无事，富贵险些忘记此事。世间事，大都如此，居安思危非常人能为，临危不乱亦非常人能为。

“师父，聚散在哪？”富贵眉头紧皱。

“在大殿。”七盲脸上已有了醉意。

“去求佛祖保佑？”富贵又问。

“铜像岂能佑人，若是如此世人每日背着一尊铜像往来岂不是有求必应？她是去听方丈诵经的。”七盲醉了，他又开始胡言乱语。

一个惊雷落在大殿之外，殿内亮如白昼，一僧一猫坐于佛前，引灯大师口中佛号悠长浑厚，清人心魂，逐人浊气。聚散屈于一侧，身体微抖，不言不语，黑眸微阖。

“师父，聚散能渡过此劫吗？”富贵又问。

七盲还在痛饮，不曾答话。

“师父，你醉了十几年，几百次，可曾解疾苦，度他人？”富贵蹙眉，眼望大殿。

“七盲之人，已且不能度，如何度人？”七盲叹气。

“师父，我何时才能悟道？”富贵起身立于窗前。

“你急着悟道做什么？”七盲又满上一杯酒。

“你不是说，先度己再度人？”富贵话毕，已踏步出了僧房，路过风雨，入了大殿。

“方丈……”富贵的话没说完，引灯大师已了然。

“天命难违。”

引灯大师指了指一侧的蒲团，聚散体若筛糠，不能自己。

屋外雷电愈烈，落在门前，震得屋内佛像微晃。富贵心思恍然之际，聚散猛地蹿起，一路奔出大殿，雷电尾随而去。殿内佛像不再摇晃，富贵的心思也不再恍然，独引灯大师的佛号还是一样的浑厚悠长。

雷击半日，夜深方停。

“师父，聚散它去哪儿了？”富贵定定地坐在廊下。

“聚散聚散，有聚有散，万事皆缘。”七盲叹气。

“我惦记她。”富贵也叹气。

“无色无相，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你该多念经。”七盲眼望山门道。

“念经就不惦记了？”富贵问。

“佛曰，不可说。”良久，七盲方应声。

直至春暖，八苦寺内再无人见过那只虎纹猫。花开时节，富贵在廊下阴暗处寻得当年钱袋，内有铜板40枚。

二、往何处去

1

细雨微风，姹紫嫣红，又是一季仲夏。

“师父，听说今天来了一位挂单的比丘？”富贵侧头冲隔壁禅房偏了偏脑袋。

“是中原大寺问如法师的弟子，你该叫师叔。”七盲眼睑低垂，静坐不动。

“听说上一位来挂单的语虚师兄在去拈花寺的路上圆寂了。”富贵垂首，那位师兄极善耕种，他来的这半年里，豆子长得特别好，就连红薯都格外甜。

“嗯，何故？”七盲抬起头又低下，那些红薯酿的酒的确不错。

“听积安寺的圆觉说，语虚在途中借宿时认识了一个女子，唤作夕颜，是私塾先生家的女儿。想的说的都与别的女子不同，毫无凡俗